

成长

母亲与茶

武冈市展辉学校英才部七年级 曹萌

窗外又飘起细雨。在这寒冷的冬日里，一缕茶香最抚人心。

母亲喜欢喝茶，每当日渐西沉时，总能看到她端坐在茶几旁，手中端着那个黑白相间的茶杯。母亲常说喝茶要细品，茶总是苦尽甘来的。在母亲的带动下，茶几边又时常多了一个我。

我家屋子后的山“树木丛生，百草丰茂”。有几座山岗上布满茶树，等到满园的茶吐绿，母亲就会上山采茶芽。

山路极为陡峭，母亲带着一个大篮子也不好上山，我便自告奋勇地去帮母亲的忙。说是帮忙，也没有什么忙可帮。不过是提着竹篮跟在母亲身后，但这样也够了。步入茶园，似乎空气中带了几分茶香。一片片小小的葳蕤，存储着生命的力量。日月之精华，雨露之灵气，仿佛都封存在这枚枚圆润饱满的茶芽里。

母亲细心地教我辨别茶树的芽和茶树的叶，我嘴上应得好好的，一转身就摘下了几片茶树的叶子。再过几天，茶芽该老了。进入茶园之后，母亲的手就没停下来过，不停地游走在茶树之间。不一会儿，小小的竹篮里便盛满了嫩绿。将摘回来的茶芽细细筛选一遍，母亲就开始炒茶芽了。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铁锅开始冒

出热气，母亲便麻利地把茶芽倒入锅中。茶芽在锅内噼里啪啦地爆开，顷刻间茶香弥漫。此情此景落入文人墨客眼中，或许便成了一大雅事。落在我眼里，却只看到了其中的辛苦。

茶芽炒出的烟熏到眼睛，有说不出的难受。茶芽量又多，每一次翻炒都要使出极大的力气。一锅结束，那锅铲的柄总在母亲手上留下几道印记。每年的茶芽，母亲都要炒上两天。炒茶结束，她的双手便会变得乌黑不堪，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晒茶芽也并不容易。炙热的阳光下，母亲不断地翻动着茶芽。即使我和母亲轮流换班，也无法避免被晒成古铜色。

晒完茶，再包装起来。抓起一撮茶叶，放在杯中。在开水的洗礼下，茶叶在杯中升腾、舒展。细吸轻品，先是一丝茶叶独有的涩味，随后便是满口回甘，整个人都跟着舒畅起来。

如今我的学业繁重，且因住校，我和母亲坐在一起喝茶的日子比之前少了很多。可无论身在何方，端起茶杯，氤氲的茶香总能消弭我的疲惫。

无论在哪里，我都知道，我永远和母亲联系在一起。

(指导老师：林日新 马静)

观察

校园晨语

新邵八中高2456班 曾雨萱

我爱极了校园的早晨。一声汽笛般的长鸣，拉开了清晨的帷幕。校园犹如一个羞涩的小姑娘，拉下面纱，霎时间整张脸都生动起来。

三栋宿舍楼的灯几乎是同一时间亮起来，每个寝室都闹腾起来了。迅速叠好“豆腐块”，跳下床，趿拉着拖鞋，抢厕所、抢水、抢洗漱盆，总之一切都要快。女生揭下脸上干了的面膜，极快地擦各种护肤的水。男生套好裤子，穿上校服，边拉拉链，边赶往操场。“老班”要求提前三分钟到，迟到一分钟就要围着操场跑一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好在没迟到，我松了口气，拿出单词本，念念叨叨地记起单词来。这时，有些跑通学的同学正以五十米冲刺的速度穿过“封锁线”。学校传达室通向足球场的直道上，人流车流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在指挥，快速而有序地流动。

东方的天白起来，能看清飘扬的国旗了。晨跑铃声响起，所有人的胳膊都端起来了……老班在队列的旁边陪跑。当广播里传来“一二三四”的时候，几千个声音同时吼出“一二三四”，声音震得鸟儿飞离了球场外的绿化树。吼完以后，大家意犹未尽，把各班班训隔

段距离就吼一遍。

这个时候，陆陆续续出现了晨练的人们。天边的光线亮起来，篮球场的灯熄灭了，老师们正在组队“开战”。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一边拿着奶瓶给婴儿喂奶，一边围着球场看球。

足球场上更热闹，有散步的，有快走的，有跑圈的……这个时候，那些不用上早自习的学前小朋友追着几个黑色的汽车轮胎在塑胶跑道上撒欢。最悠闲的莫过于那几个在沙坑里蹲着的小不点，栽树苗，掏沙洞，挖战壕，人数齐了的话，还会模拟“会战”。

天蒙蒙亮的时候，游乐场就有练单杠的老师。天大亮了，人就越多起来，有练哑铃的，有跳“格子田”的，有去抢翘翘板的，也有性格沉静的学生跟着老爷爷老奶奶练太极、练剑。乒乓球台、羽毛球场边早就挤满了学生，一个个焦急地等待替补，直到课前两分钟，才拔腿跑向教室。

随着晨读铃响起，操场里、走道上，人就一下子稀落起来，教学楼整栋整栋亮起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随即，琅琅书声响起。

我深爱这校园的早晨，不论什么时令。

(指导老师：彭曙花)



泛舟

张素虹 摄

记录

我们的“女儿国”

武冈二中高680班 李乐灿

自从高二选科分班以后，我所在的班就拥有了一个雅号：女儿国。我班男女生比例居然是1:6，性别严重失衡。

我作为少得可怜的几位男生之一，却深感荣幸。说真的，我有些烦那些男生，他们凑在一起不是扯皮就是谈游戏，从不讲什么正经事。可在女同胞面前，他们都装得一本正经，一副好学好样的。在这时，我便得意于当初的伟大抉择：选择了“女儿国”。

好了，让我讲几个发生在“女儿国”的故事吧。

新学期伊始，竞选班干部，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男生根本没有话语权，班干部职位，只有卫生委员的“苦差”落在男生手中。

“唉，堂堂五尺汉子，被女子‘统治’，说出去丢人……”兄弟班的男生常常如此讽刺。我虽也随声附和着，可心里不服：“女的不出人才？居里夫人、屠呦呦不是女的？哼，俗不可耐！”我对他们颇有些愤愤然了，但不便发作：谁让咱也是男生呢？

我们的女班长可真了不起，她高超的指挥能力深得“老头子”（我们可敬可畏的班主任）的青睐。班中大小事务，都由她做主。我们几个男生对她是言听计从，不然，我们随时可能“挨批”，被送到“老

头子”那儿“深入交流”。

几经较量，我们都对她心悦诚服。不过，班长也有犯愁的时候。运动会迫在眉睫，女同胞再怎么人才济济，有些项目也少不了男生呀！班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体育平平的男生们却不敢“出战”。她皱眉了：难道就只有“娘子军”上阵？两天之后，班长突然下令：“6名男生全都参赛。”啊，我们目瞪口呆：这不是“独裁”吗？可“老头子”却赞许不已。没办法，人家有“尚方宝剑”，我们只得“忍气吞声”。

后来呢？运动会我班肯定是“塌方”了。可班长又发话了：“成绩，我们要最好！”我们都知道，她不服气，她要报运动会失败的“一箭之仇”。随后，班长调兵遣将，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将同学分成了几个学习小组。成绩进步快的，“奏明”“老头子”奖励；没有进步的，严肃批评。这样一来，全班同学搞起“窝里斗”。不过这样“斗”的效果非常好，全班各科成绩都是年级第一。

别看我班同学读起书来是“摩拳擦掌”的，但其实大家非常融洽。谁有困难，其他同学肯定会鼎力相助的。

唉，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国”，让人欢喜让人烦。

(指导老师：陈俊艳)

成长

又是一年“花”开时

大祥一中396班 胡心悦

光阴如同江南女子织出的丝绸般顺滑。转眼间，我就要步入中学，继续行驶在求学的航道上。

初入校园，一切都是那般新奇。我本以为，只要进了校门，便可像春雨融入大地。但刚开始，也是要适应的。我刚踏进校园，一股清新的花香钻入我的鼻孔。我抬头，却看不到一点花的影子，只有操场上来来往往的学生，还有巍峨的教学楼。我的目光停留在了教学楼上，楼很耀眼，如一轮初生的红日。

这一幕幕令我有些触动，心中不由感慨万分。我似乎想起，在六年前的某一天，我也是呆呆站在教学楼的一个小角落。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我不再幼稚，而是更加成熟，更加沉稳。我沐浴在晨光下，也更加向往学习的快乐。

直到上课铃响起，我才飞快地跑回教室。跑回教室的，不止我一个。这么多人，就像花丛被风吹动，这花，便是我们；而风，就是老师。

新的校园，最令我感兴趣的，

想象

“词帝”李煜

邵阳市五中462班 左宇真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句脍炙人口的词，出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

古往今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大多都是“做个才人真绝代，奈何薄命做君王”“千古第一词帝，可惜命运多舛”……从这些语句，我便粗略地了解了这样一个悲惨的历史人物。

他在教科书上的存在感并不强，有关他的事被编写者一笔带过。于是，我只能通过查阅课外资料，从他短暂的生平简介与流于后世的诗词中，一点点拨开萦绕在他周围的迷雾，去真正地读懂他。五代十国，战乱不止，人人自危。他是父亲的第六个孩子，因天生具有传说中所谓帝王之相，而被迫卷入腥风血雨的夺嫡之争。当时，他为了避祸，又或许真心不志在朝廷，整日与笔墨丹青、诗词典籍为伴，自号钟山隐士。李煜长兄李弘冀对他慢慢放下了警惕之心，着手去对付其他人。而世事难料，李弘冀还未能登上这筹谋一生的王位，就匆匆暴毙了。

那日的雨透过未掩好的窗飘到了书案上，书案上清秀隽逸的字迹被水晕染开，模糊一般皱在一起，看不出原来的字形。案前的青年不悦地关上了窗，把手中的狼毫搁置一旁——思绪没由来地被打断，这写了一半的词竟不知如何续下去。由于兄长突然的离世，他被迫成为了南唐国君，坐上了李弘冀死前朝思暮想的位置。

“陛下，韩王殿下已至大宋国土，却遭到扣留……”

“够了！”青年揉着眉心，极其不耐烦地打断了臣子的话。韩王名李从善，是李煜一母同胞的弟弟。此次李煜派遣他去向宋朝贡示好，而宋主竟不由分说地将李从善扣了下来。这场风波还未结束，宋与南唐的硝烟被点燃了。面对大宋浩浩荡荡的军队，李煜仅仅苦撑了两年。公元976年，势渐衰微

的南唐在宋军的马蹄声中迎来了终章。

青年帝王在顷刻间老了几十岁，他身上华服已旧，脸上沧桑尽显。他看着自己的子民忍受战乱的折磨，看着心爱的江山变得满目疮痍，看着天边高悬的朗月，院中枯败的枝丫，在城楼上写下了《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以“欢”为题，全词咏的却是“愁”。被同时代的人唾骂的亡国之君，借笔墨写下心中的哀愁。他纵有再高的权力，也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罢了。

后来，他作为俘虏被送往宋京师。在那陌生的土地里，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他创作了许多千古绝句，诸如：“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字里行间，都在倾诉着对家国无限的怀念。

李煜在他短暂的一生里，同时拥有了这两者，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或许，比起南唐的一国之君，比起滔天的权势富贵，他更愿作游于天地间的闲云野鹤，吟诗作画，潇洒一生。而不是被迫接过权力的交接棒，却守卫不了他心中的如画山河，泱泱家国。

李煜在他短暂的一生里，同时拥有了这两者，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或许，比起南唐的一国之君，比起滔天的权势富贵，他更愿作游于天地间的闲云野鹤，吟诗作画，潇洒一生。而不是被迫接过权力的交接棒，却守卫不了他心中的如画山河，泱泱家国。